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湛園集卷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王宮

湛園集卷六

翰林院編修姜宸英撰

墓表

戶科掌印給事中黃湄王公墓表

戶科掌印給事中黃湄王君以今年三月日卒官於京師其孤幼也越月而其仲弟明經又維自關中奔喪將以其孤奉柩還葬於郃陽之某原而哀不自勝過余請

曰吾兄行述吾已謁竹垞檢討銘諸其幽矣吾懼無以表諸道謹伐石為碣待子之辭余曰可哉給事之於余厚也是惡得無言君諱又旦字幼華黄湄其别號世為西安郃陽人順治十三年以經魁其鄉明年戊戌舉禮部巳亥

殿試成進士需次選人而南遊吳越間與余邂逅廣陵是時君年甚少見其精研詩律分刌節度辨入毫芒謂再遲君學力當於古人中擅長不難耳巳相别十年時

聞其為令潛江有治績如古循吏又數年間其入為給
事中論事大廷不激不阿惟事之宜如古所稱名諫臣
以是悔吾向之以詩期君者尚未足以盡君之能事而
君之好詩也亦愈甚益工自京師士大夫上舍名宿遠
方遊士以詩請業者君與之辨疑送難獻酬竟日無倦
容經其指授皆有家法雖
天子亦聞之時對侍官稱其才僉以君當得大用使其
聲施煜然然不幸以死故聚而哭君者歷時有餘哀是以

不足以見君之賢矣乎君初筮仕當得推官後例改為
縣始治潛江親履畝定賦杜豪强侵占葺長堤捍漢水
決齧建傳經書院築説詩臺興起進掖以禮讓值寅卯
方事之殷縣居孔道征調旁午君糗糧芻茭無所缺臺
司倚毗民忘其勞既為言官疏湖北堤工恤濟之害荆
郢分界治段絶委卸而專考成得
旨報可已改户科掌印典試粤東還過南海花山建議
於其地設縣治奪盜淵藪

旨又報可君之盡心於所職雖去不忘其民雖其暫時
經歴之地猶欲為
國家計久遠如是然君當試事之竣也嘗因間邀友人
登羅浮極頂訪白鶴峰址蘇子瞻故居還泊彭蠡躡匡
廬眺望五老峰岝久之乃去皆有詩數十首紀其事其
意方自快極耳目所未經有飄然遺脫塵埃之想而視
世之一切建功立名者若不足為君又自言吾所居芝
川舊廬中條當其前龍門太史公祠踞其左山水奇勝

嘗日讀書其下及為縣案牘倥偬呻畢不廢以此記誦日益夥而恒苦於無所自得夫詩小道耳不足事吾行謀告歸先人之敝廬益陳書而觀之以求夫古聖賢者之用心而致力焉庶幾求其自得於已者也其未寢疾前一月猶秉燭為余言如此今君既不幸以死則夫世之所交口稱君者舉非君之志而君之志之所欲為一旦奄棄於不及為者又孰傳而孰信之哉此余之所以尤悲徒致歎於天者之無可如何而已矣君儀觀豐碩

胸中廓然無滞吝與人交披露軒豁旣貴二十餘年兄弟尚未析爨明經君每言及必涕雨下則其生平友愛可知也父圖南

誥封文林郎母康氏封孺人娶范氏繼張氏皆封孺人子鳩側室崔氏出君前年自嶺南歸其七歲子儵以此積傷致損而鳩今纔五歲君沒年亦止五十有一則造物者之於君誠有不可得而知者矣

河津令李公墓表

公諱源字星來一字江餘姓李氏其先自遵化徙居商河高祖諱志皐壽百有十歲志皐生蘭明嘉靖間再徙德州而蘭子大華遂以舉人起家武强令生二子明誠明誠明誠領鄉薦十上春官不第魏忠賢聞其名幣招之不得由此名益重無子以明誠長子為後即公也順治乙酉舉於鄉次年成進士除知河津縣事縣殘於賊少居民公潔已視事寛徭輕刑以與之休息未幾流亡復聚於是鋤奸吏屏豪彊有張家壁者侵奪人田產子

女無數歷數政不敢問公榜其子於庭以次列被寃者
簿質之而盡録其所奪還之主於是傍近縣聞之訴狀
者皆書紙尾請下河津治案牘填委剖決無滯老吏不
得上下手政聲日聞上官雖素威嚴者輒為公霽容以
戒於他縣令曰若治縣何不效河津耶一日上謁臺使
聞河津何所有對曰止有龍門山耳他固無所有也凡
臺所下檄不便即封繳上司初不能平久之反以為賢
而慰薦公章屢上報最矣會大同摠兵姜壤反破汾路

盡下平陽諸屬縣公築隍浚壕募勇卒擐甲登埤為死守計相持至五月不能支乃率健兒十餘人突圍出而張家壁者遂乘亂伏黨山中謀劫公挾賊適風沙晝晦疾馳數十里得脱時蒲州已陷即求援於陜西捴督孟公且請身為嚮導前驅擊賊得兵三千人大破賊蒲州收復河津而家壁亦就禽村堡尚有為賊守者軍士欲屠之公持不可乃止寇平捴制上公功狀吏議以功過相準不叙遂拂衣歸順治十三年

詒城池失守官情勢可原者許督撫以名奏河津數百人詣臺白狀撫軍立為疏聞終格於部議不行公自此無意當世矣家故有別墅築退菴居之因以自號積書萬卷朱墨點勘於

國家典故河漕鹽屯兵農諸務皆有論次而其餘古治亂興廢得失之故遇事感發胸中排筦有耿耿不能下者則托之詩歌時復放浪於世外之言園居乘夜折柬招客浮白大叫博簺競進絲竹迭奏非達旦不休或時晝眠

雖達官在門撼之不可起人以為任達也而不知其中之所寄有難言者即讀其書者亦以為感憤無聊而已而不知其身之既老而才之有可用也晚歲閉門静坐屏絶讌會預定亡日期戊辰四月某日果至期卒壽七十歲夫疆場之事城亡與亡正也就身求援以圖恢復亦正也不幸而事敗圖不克遂原心者猶録其功況於出萬死一生之力收城殺賊名為功過相準而不以功攉何也且其時失守從賊因緣還職者相望而公獨以深文被黜不屑出一言自解說遂至

老死不復不大可惜乎雖然自公罷官及捐館垂四十年其間仕宦風波之振撼檣摧軸折或身家之不保後先接踵也乃公獨蕭然塵埃之外是非不入其耳得喪不關其心晚有賢子四人諸孫林立一門師友鄉里歸重彼此相較其得失何如耶公元配朱孺人能佐公貧賤以成名者也繼王孺人又繼王孺人父諱夢卜十六歸公於河津署中公歸里後日對客飲宴不問家人産孺人聞客至治具立辦御家嚴肅口授孝經論語教諸

子畢方就外傅撫前母子如已出者恩意反過之河津公雖失志久困而能怡然自忘其憂者亦以有孺人也孺人後公八年以丙子八月日卒享年六十有五朱孺人生楨國子監學正王孺人所生子森助教楝舉人樫庠生女之壻曰趙廷講于德愼金庭遶某曾祖太常公與武强公同癸酉鄉舉而某又與楝同舉癸酉順天鄉試交誼最厚故因楝請不敢以固陋辭謹掇其梗概而揭之於墓道之右

旌表節烈湯母趙恭人墓表

前代自崇禎之季盜賊之禍極矣李自成以三輔劇賊鈔掠自關以東徧於中原而河南被兵始自庚辰間屠殺尤慘當此之時朝廷日責諸臣以死守其間偷生鼠竄歸命司敗者接踵而有司與其鄉之士大夫攖城固守力屈被刃肝腦塗地者亦往往而有然恭人趙氏以一婦人而能與封疆死事之臣爭烈至於駡賊不屈視死如歸此其所以尤難也恭人為睢州文學孝先湯公

元配子參政君斌時對予言其母事輒涕下不可止方河南未亂時連歲苦旱蝗既自成擁衆數十萬蹂躪開歸閒睢旁羣邑皆陷恭人時邑邑對孝先公嘆息𨓜拮据為其子女營婚嫁如日不足者明年賊大至參政從其伯父讀書城北山莊聞難奔赴門者止焉不得入謂孝先公曰我所以遣子者正以今日也今來則俱死無益子盍往止之於是孝先公登陴及其兄與子相望而哭已相訣去城破孝先公負其母逃葭葦中獲免初邀

恭人偕往恭人固不肯曰吾誓與此廬俱盡矣解衣帶自經不死投井井背家人甫縋出之而賊羣至環脅以刃益罵不絶聲遂被害時三月二十有二日也十餘日參政歸哭而斂之尸彊如生恭人姓趙氏世為望族孝先公諱祖契自恭人始歸其舅姑以為賢孝先公績學有孝弟行而恭人能佐之以不懈臨賊時猶力謀脱姑於難性諳書課參政讀率至夜分乃止其他懿行多見傳述中故予不盡載而亦有不必載者葢人之能不亂

於臨事者未有稍茍且於平日者也恭人既沒十一年

為

皇清順治九年參政中進士

授翰林院庶吉士進檢討遷陜西按察司副使用

覃恩封孝先公如子官而贈母為恭人又三年以廵按

御史奏

旌其閭益贈與旌同被者異數也若乃加

恩於前代之死節者此又古所不槩見當時

朝廷思以節義移易天下而發其尊君親上之心既下
禮臣
褒贈明懐宗殉難臣十有四人矣恭人亦遭逢運會得
膺斯典嗚呼盛哉恭人殯在堂其年九月黄河驟決城
廓廬舍湮於水匶與俱没後孝先公卒始得出而合葬
於本州澗崗之阡距恭人没時垂二十年矣恭人被難
年纔三十有六自草命以來所在草竊𢇁攵刈煙銷塵滅
而恭人之墓獨與山川之英靈同其不朽里人為建祠

祀之此可見節義之報遠矣予特綜其梗槩揭而書之於隧

參政字孔伯後再陞江西以父老謀所以歸養者例有兄弟者不得終養而外官賜告非特薦不得起參政君故有異母幼弟當事惜其才欲令權宜請君曰奈何以此欺吾君也且吾父老而絶憐愛少子今謂無兄弟而歸吾父聞之必不樂是失吾所以求養之意也竟以病告遂致其事時年纔三十三云

今年予遇君於惠山被服寒素如諸生從雨倉頭其槖蕭然而君不知其貧也然君嘗徧行天下求能文者以暴揚其親名而辱以及予豈不為過哉余以恭人之節宜有傳因不揣其陋而為之且志君之事於右

贈奉直大夫張公墓表

君諱某字某大興人祖大化太平府知府父國禎邑庠生君承籍家世孝友慈惠動合矩度克無墜先人清白

聲晚而有賢子曰廷琛自君沒後益讀書砥飭名行用能邀
國榮寵以奉直大夫之誥賁君泉壤而贈君元配趙氏為宜人於是君之隱德益著聞遠近有墓在京城西核桃園祖塋值今康熙紀元庚午君沒已三十餘年矣廷琛謂不可無勒辭隧道使君隱德著聞遠近者幸不泯沒於後世且以彰
國家錫類之恩於無窮於事為宜乃以狀介河中吳徵

君天章請辭於予徵君子友誠篤人也述其善也益信始君雖食貧喪其先人祭葬皆盡禮既饒樂施不名任俠而親疎各賴其濟平居與人無爭亦無所狎侮趙宜人以勤儉恭順佐之行益修年六十三沒沒之日執廷琛手誡之以不欺談笑如平常趙宜人進曰公一生辛苦得力正在此時君笑曰我此事尚煩汝多屬耶遂支頤而逝其夫婦之間類如得道者宜人生望族以末亡人持家十六年內外井井卒年六十有八子一人即廷

琛候選府通判

恩加一級女五人皆適人徵君謂余曰㝎處津門久交其里人里中稱善人必先張君君嘗自言生平行事無一不可告天地者里中人聞之皆曰然嘗以女心疾禱於神祠拾筊神坐下得方藥五種取歸試服之疾良已至今其家用其藥施人多得愈葢誠信之孚也如此予故不斥其怪而謂此亦足以表君之墓云

墓碣

文學李君墓碣

平原李編修述修先生之弟曰文學靜嵐君諱潤者以去年癸亥五月卒於家編修哭之逾年除服而不忍也葬有期矣謀於余思所以抒其哀者且曰甚矣吾之不良於時也吾自年十八先大人僉憲公見背時家中落太宜人勉吾兄弟以纘承先志而弟之少吾者兩歲體羸然弱耳然獨能攻苦淬厲屢試於場屋佹得失今春

秋僅三十七竟以諸生食餼終可為悲矣吾前年喪室程次年復哭余幼女淚日漬枕席間弟知吾之不樂也思奉母京師以慰余懷臨行自筮得蹇占之不吉不果行而吾母獨來浹月而弟訃至矣吾不忍吾母之嗚嗚哭也聞弟屬纊時口呼母不絕聲曰吾則已矣毋白之老何以堪此夫其身死之不恤也而母之遺痛是憂焉噫吾弟孝子也又曰弟生平與余讀書寢食無暫離自余得第後聚首日始益寡然猶間歲一來京師來輒連

牀談日夜不休嘗語余曰比頗究心方外旨知其言非
虗設顧人事紛擾轉瞬老矣可為傷悲其意欲規余以
學道而不料其身之先沒也悲夫弟性沉静於人事寡
所與葺簾綈几展玩經籍終日不忘謦欬人過聽之惟
微聞繙紙聲而已又諳岐黄家言老母在家善病按法
調劑數得無困今弟卒而吾母思歸愈亟吾向之所以
得安於此者徒以弟在也今復何望哉吾行侍母歸哭
吾弟矣子盍為吾辭而誌之且并藉以抒吾母之哀子

其不可以緩余素聞編修君內行修樂交其人幸得以編纂之役追隨於史局者有年今復將别去因如其言而表之於墓道非獨為静嵐君賢也亦庸以見編修之孝友而志余嚮慕之私焉君父某進士仕至按察司僉事母某氏封安人娶某氏無子以編修之仲子某為後

光禄卿介岑龔公墓碑陰

光禄卿龔公以官卒於康熙二十四年七月丙戌歸葬宫詹濟南王公志其墓王公初郎户部與公同官相善

也故紀其治行特詳公以幕僚起家知縣事洊歷户兵兩曹而為户部最久後由山東僉憲分巡通永道陟江南安徽布政司使内遷太常卿改光禄卿始終多居錢穀要地出納平凖胥絶乾没政不靡茸公私交藉其利而居無十畒之宫無食租衣税之入遇事飈發沈幾立斷如抑伶人之暴横鄉曲執侍衛之詐傳勅旨事尤奇偉而與人樂易恂恂長者一意當官遏請屬鋤强豪嫉貪沓人罕得以私干然雅好延禮名士幸

舍常滿聚書至萬餘卷以故公子翔麟弱冠即有聞於士大夫間人皆謂公才識使得秉節鉞整肅一道必有可紀迺迴翔九列者二年竟得疾捐館

上方有意用之盤錯而公不能待矣任不充其才施不竟其志余讀濟南公之志而惜之友人朱檢討彝尊與公舊為余言公當明崇禎末流寓昌平時李自成陷京師昌平已為賊守密雲副將張減帥兵至射血書城中諸生孫繁祉民白希賢等反城出縛賊渠磔之以偽署

劉愷澤等四人獻俘於陵側陵即田貴妃藏也凡地宫例書某皇帝之陵合以石板奉安梓宫前時倉卒不及礱石用甎朱書之鈐之以鐵皆出自光禄手公憤賊不討屢以忠義皷激其士民賊之殲公與有力焉然終不自言也葢其微時節槩已如此檢討又曰光禄為余言壙始開入石門地甚窪濕衣被物多黷黑被錦繡裏皆用布長明燈油僅可二三寸許缸底盛以水金銀器悉鎔銅鉛充之時同入者皆咎當時内官冒破非也田妃

罷冠後宮其下里物至瘠薄如此蓋由恩陵儉德故如此公之緒論以有關事實余故并列之碑陰

勅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沈公行狀

公諱某字幼升先世自吳興分居華亭數傳至中書公生三子季諱某禮部儒士始占籍嘉善是謂公五世祖曾祖諱某邑庠生祖諱某父諱某生四子公其長也公讀書務為有用之學補博士弟子員甞赴省試值歲大祲道殣相望目擊慨傷悉解所賫貲賑之乘槖至會城

稱貸竣事隨丁内艱哀毁踰制而是時明季荒亂相仍奉父雲嵩公流離播徙墟落間雖造次諷誦不輟及事少定返查溪舊廬日課蒼頭農事遍覔佳花果環植圃前後擁書數百卷其中所愛唯陶杜詩晨夕微吟或與鄰翁溪友量晴雨話桑麻蕭然有世外之想是時遂不復留意舉子業矣會歲復大旱查溪左右百餘家乏食公出廩粟五百石貸之而不責其息曰吾忍獨飽也公家僅中人產遇疫癘則施槥遇饑則倣朱子社倉為廣

仁會生平所折券以百數晚聯吟社與其徒以各生日放生人謂公所居處民物俱被其利其仁愛如此以是鄉黨皆推為善人君子鄉飲酒禮積廢久矣至是得公翕然以為重然公天性孝友所施尤篤於親故世父沒無子雲嵩公悲不自勝公力為經營喪葬雲嵩公至為之輟哀姊錢貧寡撫弱甥為其幼置室其他所為具稱是與諸弟游處欣欣然無一日離也某嘗識公二十年前既編修君為侍從京師公來視與相見執手道故見

公顏色逾少精神充益於時編修同年友雍丘劉君粤西鄧君尊甫俱以迎養來京瀨江黄中允父某公亦需次於都下數家父蒼顏白髮扶杖過從是年冬適遇
覃恩皆得受封兩代拜
恩闕下時公年七十矣編修君以所得梭書文綺之賜製襲衣上之公服之而喜誡君曰宜勉力無忘
上賜矣一時中外相傳為昇平盛事既歸踰年編修欲拜疏南省公寄書止之曰吾行治裝北上且儲糧舟中

矣未幾家人以訃至比予返里往弔其家其邑人往往稱述公不置云公以康熙庚午年十二月某日卒年七十有一

勑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元配贈孺人陸太夫人先公十餘年卒公思其德不再娶云子辰垣康熙乙丑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孺男五銘孝附例監生銘慎邑庠生銘新三殤曾孫二編修君將卜吉與陸孺人合葬於某原謂某曰君幸知吾父頗有述也某不敢辭謹狀

故徽州知府前工部郎中復齋秦公誄

辛丑年正月十四日甲子故中憲大夫知徽州府事復齋秦公卒嗚呼哀哉初某獲交於公爰自壬辰歲少讀其文長識其面自後素奉名節歡然若平交又重之婚姻十餘年於兹今公既沒矣其哭必不得聞伏自思念公平時所樂稱者吾文也愚不自揆敬託於旗旐公初釋褐旋出守新安甫下車渡江難作公意欲有所為不果就遂歸深自悔匿隱姓名不出方某與長公讀書山

東公襆被就宿良久從者皆散去夜起徬徨與余促膝語平生事意慷慨殊壯余謂公幸春秋强遂得無意於世乎公默然因啓戸出視天隂雲蒙冪雨聲㖃㖃林樾間還坐不樂出示所知相邀致書數十紙流涕謂余曰吾殘生終不能作此等事留我餘福以待子孫矣然公矢此志未嘗以聞於人者亦不解也顧謂余唯公足以語此嗚呼公今已矣某隻影落拓蕩然州里仰面無與告行且杖策江南北發抒其胸中不平之氣念公之沒

而不聞某之言也辭曰猗歟中憲葉公是肆有宋不競
播遷江滸奕奕丞相德流千禩違難去國爰更厥氏唯
公之生實鍾地靈弱冠射策含香帝庭板蕩南徙君臣
棘荊廼視起部未央是營有嘉丕績俾以專城專城維
何傑立三都百雉繡錯鳥道縈紆甲起晉陽鎖焚江隅
誰捍牧圉維公金聲江天一清羽飛吳越義動漳汀太
守誓師湘東建邦天命匪佑諸將趣降馬首曰歸摧旄
息幢吟殘於畔足企於窗予時癸已吹箄城雉東山偃

仰三人二屐長籌亮采公來萃止僕夫惆悵寒蛩鳴咽雨聲竹上公久不寐以足起我敘述喪亂及於江左朋黨恣姦小大營賄陪京淪胥障城旋墮我為角之越閩犄之我為其唇越閩其齒猗嗟古人孰為衡權漢維北海唐則平原對書集簇馳檄飛丸事雖不成大義可觀公起闢戶還而喟歎示為篋書風雲高騫其時燭滅吹火壁間照其兩眶淚流姍姍俛仰即予谿腎露肝與飽而趨寧餓於棺吾兒三人兩勝衣冠閭門祀臘聊以盤

桓嗚呼哀哉憂能傷人僨亂血脉太陵之輸豈子來客
未幾言別公病齒劇余來視公攜李逺走宅蹔止逆旅往
來通昔遽命使來攜我帷蓆書劍筐箱併處朝夕譚談
里巷莊論典籍微視公狀未言先咳余堅謂公非齒是
痗盡以温投塞其洸潰余駕而東公掉而西策肥太行
及乎雍岐中道不樂我胡栖栖還息舊邸澤居巖棲紉
蘭采菊不歌而唏斷山之吟其鬼夜啼無何疾亟語不
及私顧謂公等且好為之治命絕䏶歛襲以時嗣無廢

德御喪克宜東山之麓魂魄所舍北山之岑夏日冬夜嗚呼哀哉公既死矣無復何憾視塵息言撫琴遺韻斲喪成風埋空玉潤承轎始發義乖扶櫬唯公知我貧遊莫振不知我者謂余不信余與夫子元味希音大節在世惠好在心紀庸無日哀誄自今濡毫永嘆揮涕橫襟嗚呼哀哉

香山了義禪師塔志

西北隅香山寺為吾邑祖刹有泉巖林木之勝余少時

讀書其中與續宗禪師晨夕論議間以吟咏多所省發
師每言必稱其祖了義禪師而是時師之化去已數年
矣請余詞志其塔予許之未就也抵今二十餘載續師
命其孫某來曰吾師沒而吾年亦七十有九矣君復不
銘是吾終不得見子之文也吾負吾師於地下矣予應
曰諾按狀師諱隆柢字茂園别號了義姓嵇也生而有
慧性六歲隨母嚴氏入寺見誦經者侍立諦聽竟日不
忍去十八始執業於香山湛然師時天台無盡大師開

講觀經妙宗鈔於郡城延壽寺師往參畢就壇受具歸感寺大殿剎落身募貲抵閩載木歸竣工請雲棲沖菴法師究論楞嚴七處徵經三伏臘至崇禎丁卯而寺宇宏起金相莊嚴道俗相與瞻顧賛歎而不知其所自已復攜續宗聽講於阿育王寺參學於天童密雲大和尚密問以楞嚴七處徵心因度糕與唉次頓有領悟後復延雪竇石奇師往持山門而身自奉之自是香山法席遂為諸山歸仰師之力也師雖屢參大德問答有契然

不欲為近世儇薄禪子擎拳豎拂習為誕欺以聲利相鼓動故受持經行耑念佛三昧積終身不改昔人有言曰凡浮屠之道衰其人必小律而去經由師是道也佛教其有濟乎雖其有濟佛之徒其庸知重乎生不知重於時沒而又無所信於後宜續宗之惓惓以請益不獨與其師之有傳亦將以大庇其教於無窮也師示寂於順治辛卯之五月十三日塔於殿之東北壽六十七為僧臘四十有六年

祭文

祭慎貽馮公文

噫嗚呼勞者易歌悲者易傷我胡不樂來登此堂𤼵嘗俛仰先世撫念存殁而不覺百端交集之茫茫自公未仕州里徜徉及我先君一咏一觴公之元配寔我自出既姻婭之洽比况宅居之相望逮公綰綬山左鼓𪄻衡湘佐軍金陵聞譽飈揚遠跡翁趙越軌龔黄雖羇身乎纓紱益係思乎江鄉夜忽夢虢吾父來翔起謂夫人厥夢何祥是想所成亦維其常詰旦謁入有客曰姜喜不暇

屣顛倒衣裳先君既盤桓累日而徐謂公曰吾倦遊歴年而老且衰矣而視子之鬢亦已蒼蒼盍不早遂子之初服復相與嬉笑醉歌於鬫湖之傍公聞嘆息至久不忘逮先君無禄千里致弔瑣述厥事悽愴奠章自是之後再遷姑孰遂未及久而解組而江干父老徒思遺愛於甘棠某方哀陟岵之無從猶幸日周旋几杖於吾公之側兮廢幾先人之未亡何圖夙疾寒星殞茲此非徒為時勢而悲悼而俯念私情益不禁涙流之浪浪哀哀

良嗣一榼充腸惟古制禮毀戒滅性況晨飱而夕膳幸
太夫人之既壽而且康小人有母負來四方值公始歛
戒途倉皇懼助紼之無期聊敬奠乎椒漿尚饗

祭房師黄公文

士感知己道重淵源古人之誼比於所天嗟我夫子族
望泉山發跡省解下車白檀孤竹之墟是為絶塞不鄙
其人嫗呴教誨撫循三年俗肥身瘵敝屣一官投車告
退惟時酉秋分校京闈得卷雀躍大叫絶奇首薦獲雋

佹復失之出受公謁留語移時閩浙異音莫辨唇齶抵
掌歡咲耳聽臆度惟聆四字暗中摸索從兹别後聲聞
落落歸道潞河鄉人實來事羈莫致臨岐一杯附奏數
行以當祖送執書俯讀椎枕而慟今歲徂暑蔡兄信至
驚聞去秋七夕奄逝先時口占遺我一函云在季春聞
子吉音得第南宫喜不自禁有子與壻以為君累行間
嗚咽斑斑淚漬緊某晚達身事蹉跎我聞有命撫躬自
嗟廻瞻恩地涕泗滂沱誓心欲然未知命何公卜何阡

公窆何日若斧之封未由執紼雲山漫漫萬里燕粤一卮寄奠音塵永歇哀哉尚饗

同年合祭杜母孫孺人文

國家三年貢士於鄉與其選者謂之同年皆同省士也獨京闈解額幾三倍於大省八旗與四方之士皆在焉其取數多而占籍之相去有遠至七八千里者然一為同年則無論遠近誼若兄弟喜相慶而憂相恤非有所作而致之以為相兄弟之道固然也順天癸酉科余輩

同譜中具慶者纔十之二三獨聞大宗母孫碩人之賢於時年七十餘矣與大宗尊先生尚舉案相對不替恭敬先生待之如友以為吾老而得優游寢食以忘其貧者碩人之力也不幸於今月棄世先生哭之慟大宗既慟失其母又懼先生之過傷自始喪至今朝暮一溢米號呼苫凷幾不免於毀滅吾黨見其如此皆相與涕泗助大宗悲又欲大宗之少節其哀以安先生之暮齒而釋其無涯之痛此今日登堂之奠所以既弔而又以慰

也聞之先生親友云碩人慈儉婉嫕之德不可殫述其大節甲申賊犯京城輒先誓雉經以預遠不測頼家人奔救得免後為先生嗣續計勸娶劉孺人生二子未幾劉没而躬為鞠養長而延師則潔治酒食以奉之不幸長兄早世大宗遂上春官迄有成立碩人之撫大宗也不知其非巳出也而大宗之哭其嫡也甚於其所生之母則碩人之德可知矣先生道德著聞推重鄉黨於碩人亦多内助則於其没而哀痛無巳者豈獨其夫婦之

情云爾哉然碩人在時初憂無子今兩孫矣大宗聲名日起門戶之慶當益隆先生安享期頤上荷天寵方未艾也碩人之靈固可以自慰於地下其亦泫然舉此觴耶嗚呼尚饗

祭成容若文

嗚呼自兄之死無知不知而駿聞無不涕𢡟況我於兄其能無悲我始見兄歲在癸丑時纔弱冠叩無不有馬賦董策彈丸脫手拔幟南宮掩芒北斗兄一見我怪我

落落轉亦以此賞我標格人事多乖分袂南還旋復合并於午未間我蹶而窮百憂萃止是時歸兄館我蕭寺人之折折笑侮多方兄不謂然待我彌莊俯循弱植恃兄而強繼予憂歸涕泣瀰瀰所以腆賻憐予不子趨庭之言今猶在耳何圖白首復遄斯行削牘懷悳著作之庭梵蓮栖止其室不遠縱談晨夕枕席書卷謔浪間在杯盤游衍豈伊異人實惟嵇阮予來京師剌字漫滅舉頭觸諱動足遭跌見輒怡然亡其顛蹶數兄知我其端

匪一我常箕踞對客欠伸兄不予傲知我任真我時嫚罵無問强弱兄不予狂知予嫉惡激昂論事眼瞪舌槁兄為抵掌助之吽虩有時對酒雪涕悲歌謂予失志孤憤則耶彼何人斯實應且憎予色拒之兄門固扃充兄之志期於古人匪貌其形直肖其神在貴不驕處富能貧宜其胸中無所厭欣忽然而夭豈亦有云病之前日信促予往商畧文選感懷疇曩梁吳二子此日實來夜合之時分咏同裁詩墨未乾花猶爛開七日之間玉折

蘭摧嗚呼已矣究其死矣我將安適行倚徙矣世無兄者誰實容我為去與留無一而可兄今不幸所紬者弃其未亡者樂府百篇詩辭冲淡書經精研吾黨銓次以付剞劂鐫生而有才為天子使没而名垂以百世俟茫茫大造幾人如此魂之有知可以無傷嗟二三子是亦難忘

祭謝時逢太學文

誰令君生豈曰非天君忽而逝理亦有然悠悠古今善

人實艱帝須君歸不百其年維君之生為閏十九其中
變化倏忽萬有先觀察公仕宦奔走君初弱冠所事不
茍南詔西蜀猘叛區降君隨經營若敵國疆翩然東遊
來歸故鄉登城一揮袖中千將玉果璿珠琳瑯鏗鏘炤
燿觀者歎息道旁嗟君乇蹶亦其自蹈竊人財賄猶謂
之盜何況造物恣其搜討穿鑿雕劖茫不知老發為文
章荒山鬼叫爰顛爰躓人咷子笑先君死者薛君白瑜
恭愍公子 為世楷模泰航膺車人之云亡胡不徐徐人
有至行

百可贖而隕其軀君貢太學儀於
帝廷既而思歸當秋風生嬉遊東海思寄滄溟手種一
菊日餐其英滔滔百家為之懸絙君今而死誰笥五經
嗚呼哀哉唯君有子克遵治命御喪以禮外道却屏君
生克勤君沒以正惟其無憾以是慰公神之欣之降此
筵中

祭張母何太夫人文

嗚呼自我太夫人之棄世於今十有幾日矣凡在朝士

大夫追慕闓德無不欷歔悲愴而要之天之所以曲成
我相國毋子之愛者至此而益可感也始相國之扈
駕三征漠北左右
皇躬内殫謀謨外矢盡瘁既功成掃蕩班師歆至可以
從容廊廟尋東山緑野之樂矣乃相國則遂念太夫人
不置陳情歸省限以三月還
闕䏶肉未生匹馬南返日馳二百里田飡野宿雨雪載
塗竟不踰半月渡江而南正值歲旦拜太夫人於里第

於時鞠躬上壽喜可知也已而

王程漸迫行有期矣公依倚膝下悲戀彌切太夫人感

其至誠遂慨然許與同行安輿至京之日獨僉憲公視

學中州不與耳詹事司農諸叔季咸集都下孫曾羅列

曲庭讌賞偹天倫之樂事太夫人始示微疾逍遙辭世

凖之人子之情固尚不免其太遽者然太夫人年已上

壽秩登一品始則起居無恙安然而受相國之歸覲繼之

迎養邸中家庭聚順一切甘毳之奉參樂之劑公與諸

季無不親嘗而虔進之及於不幸而附棺附身皆得以無悔者此從來官遊士大夫之所難古所謂終天之痛也而相國一門獨得無幾微遺憾於心者豈非太夫人之令德所名與相國純孝之所感而造物亦將有以曲成之歟嗚呼哀哉猗太夫人名門毓質作嬪先公蘋蘩著潔唯其淑慎以相夫子笄珈褕翟象服有班赫赫先公國之棟隆栝嗣篤生荀氏八龍相國矯矯左右周召聯翩金昆禀母之教母來祁祁國人是儀奄忽上升誰

不涕洟

帝用咨嗟感我良輔便蕃遣酹旨酒惟醹惟帝念切其卹孔多寵我孝子視古有過辱在門墻欣戚誼共溯德叙哀亦惟其痛敬奠一巵庶其享之神之俣俣以慰永思尚饗

祭凌氏姊文

嗚呼旻天不吊降割於我家八年之内喪吾祖父三年之中復喪吾母方吾母之始疾也吾姊病脹劇衆方惟

姊是憂然孰意吾母已先棄諸孫矣巳未吾客京邸接
二弟手書聞變崩殞中述姊病篤日奔走營視不暇也
竊疑是時姊巳不幸弟慮吾重傷故或者諱言之比抵
家姊果無恙强起飯我於時予雖創痛猶私幸得姊在
苒經歲今春暫往吳下將出闗兒子書來云姑病勢不
可起即日反棹扶服歸省中路飲泣及城不敢問消息
殆入門從牖間窺姊持藥椀倚牀上相見且泣且喜姊
亦掩淚謂予曰吾病不至死毋葬事急盍少需而捨此

來乎居頃之則促予行予視姊神尚王也𦙍得延留數月間北上期廹負土無計欲留不可欲去不忍姊弟之情依違竟日既去復入者數而死生之别從此决矣六月訃至吳門姊已於前月二十日捐世嗚呼予之自京南還憂姊死幸無死及自省還其憂彌甚又得無死今别甫月餘遽有意外之戚而予終不及一見也痛哉吾年四十五先君道卒不得視含殮前年母死遠在四千里煢煢者姊弟四人今姊復奄逝并無由執手一訣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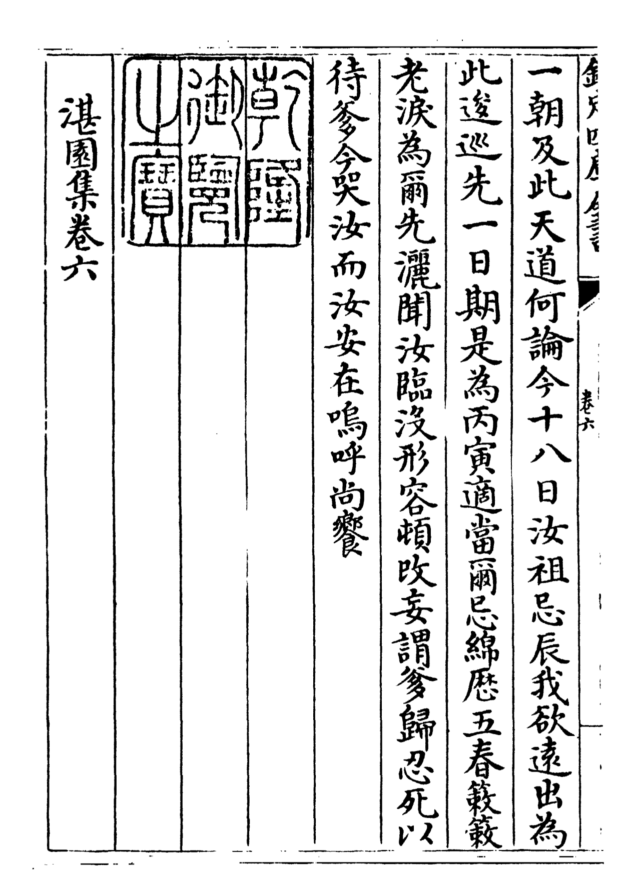
孝孤之罪纍山積百身莫贖然非天之戹我至此吾豈獨無人心忍遠去骨肉之親長為羈旅耶傷哉貧也復何云哉姊天性閑淑内外稱賢如一口自節推公去世事𡟧姑三十年極盡孝道吾兄弟經歲出門温凊缺如輒辛苦營甘旨以遺毋有餘以賙吾兄弟之緩急中遭門内之侮良人被禍隱忍圖報而下無遺孤旁無强近飲恨吞聲積成痞結數年之間竟以身殉悲夫先慈不幸為貧兒毋手撫三子兩違膝下居常葦簾葛帳孤影

坐歎饑飽不時抑搔不至七十老人奄奄以卒固宜有不快於心者予歸自京師每過姊則支離扶坐與我絮述母平生家庭瑣屑與夫宛轉臨訣之狀則姊弟相對嗚嗚而泣不能出一聲姊今復舍我死吾塊然一身悃悃無適胸中結轖悔恨萬端顧視兒女開口誰訴世網牽迫不久又當别去矣蓬鬆華髮揮淚出門迴念家庭前後存沒之故沒者魂魄不知所之存者蹤蹤飄泊無所曾不十年間而天倫樂事觸緒成傷慘不知人生之

可悅矣嗚呼吾殘年有幾逢此百憂以我悲姊安知靈之有知反不似我之為悲也姊夫婦兩櫬在堂嗣子稚弱吾力不能即窆爾於吉壤從此天涯南北雖欲長拊棺一慟其可得耶聞姊臨没惓惓付託唯嗣子之成立與否吾雖綿力敢不盡心一卮告哀吾言止此尚饗

祭濂兒文

嗚呼我之初行汝送江滸及我歸來顧不見汝夫婦俱亡并乏兒女繼嗣未立饋獻無主以汝仁厚亦曰能文



一朝及此天道何論今十八日汝祖忌辰我欲遠出為此逡巡先一日期是為丙寅適當爾忌綿歴五春簌簌老淚為爾先灑閧汝臨没形容頓改妄謂爹歸忍死以待爹今哭汝而汝安在嗚呼尚饗

湛園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湛園集卷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王瑾

湛園集卷七

翰林院編修姜宸英撰

題辭

書嵇叔夜傳後

鍾會言于司馬昭曰嵇叔夜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但以康為慮耳叔夜性烈而才儁急遠而思疎幽棲養性似無足當天下之慮者然當時典午之勢已成中

外任事之人莫非其黨獨叔夜土木形骸不自藻飾而人以為龍章鳳姿昂然有不可羈束之氣此司馬之所大懼也王莽先殺鮑宣而後西漢以亡曹操先殺孔文舉而後東漢以亡司馬昭先殺嵇叔夜而後魏亡此三人皆忠正豪邁瑰傑之士也故必三人去而後天下隨之會之誣康以通毋邱儉則康之不附晉明矣或謂數人雖在其如莽操懿之奸何不知數人之力雖不足以止奸而有以懾奸人之魄而折其謀者氣也猛虎在山藜

藿為之不採況乎國之有賢者哉不然張禹孔光楊彪何曽之徒彼固儼然處三公之位非不尊顯也而奸人者方頤指而氣使之不啻若奴隷然其先靡耳阮籍受司馬之保護至為其勸進之文而康以疑被殺籍敗壊名教為禮法之士所深嫉而康終身無言行之失故嵇阮並稱而阮不及嵇遠矣

書儒林傳後

申公轅固可謂之能明經學而不可謂之能守先王之

道者中公前事楚王戊知其荒淫不法年已八十餘猶應詔起帝已不恱其言猶受大中大夫職幾不免於臧綰之禍殆哉轅生不欲為黄老家言是矣隨下刺彘何其卑也萬一帝不與利兵刺彘一不隨手中生其不為彘死乎使生此時以正辭折太后曰臣官博士太后以禮使臣雖赴湯火其敢逃死若與隷畜臣而命之鼓刀以從宰夫之後是使臣廢先王之道而棄其官守也臣死不敢奉詔如此太后必愧而謝生帝亦必益重生漢

興幾六七十年儒者與異端之教作勝而作詘訖於武昭未知所定亦諸生之區區講説無有以守死善道者動之也

書左雄察舉議後

按古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六德六行之外必益之以六藝而族閭之師與黨正書之州長攷之及其在學也則又有中年比年考校之法當此之時固無德行之民而目不知書者矣故止於司馬辨論可無事於語

言文字之間也後世師儒之教不明雖行閭族黨不學牆面者往往而是以如是之人一旦舉以臨民授之以政即欲不以文墨試之得乎蓋自選舉與學校不復相為首尾而一切關防刻薄之事起雖明知法益煩弊益生士風亦日益壞然其勢頊有不得不極於此者魏黄初中三輔議舉孝廉不復限以試經司徒華歆憂其學業從此而廢至唐貞觀時汴鄜諸州所舉孝廉問以皇王政術曽參並不能答宋太祖開寶九年濮州薦孝悌

者二百七十人召問於講武殿率不如詔猶稱素能習武試以騎射則顛仆失次太祖欲使隷兵籍皆號告求免不試而舉弊遂至此故後世無論賢良文學孝悌力田諸科一槪試之以文墨之事亦其勢然也及其甚也則𩪘科厚秩皆取决於方寸之紙而竟不復問其立身之本末矣是其末流之弊愈失而愈遠以至於無可如何者也夫有志於斯世者其必復古族閭州黨之法而後可以行鄉舉里選之事歟

書郭元振傳後

張燕公行狀云太平公主竇懐貞潛結兇黨謀廢皇帝睿宗猶豫不决諸相皆阿諛順旨唯公庭爭不受詔及舉兵誅懐貞等宮城大亂睿宗步肅章門觀變諸相皆竄外省公獨登奉天門樓躬侍睿宗聞東宮兵至將欲投於樓下公親扶聖躬敦勸乃止此則聞變不去保全聖躬為元振之功而其不從廢立之詔尤其大節之不可泯沒者也本傳僅云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

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從宿中書省十四日乃休不著其廷爭不受詔之事失史家紀載體獨杜子美云定策神龍後宫中翕清廓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羣臣有慚色王室無削弱盖極著其翊戴之功而後元振之盛業大節洗發無遺矣此所以謂之詩史也舊註因神龍年號謂平韋庶人之亂元振亦有功其間而史失之後之註杜者知其附會又謂太平安樂二公主用事俱在神龍二年故曰神龍後不思神龍時相

王猶未立此後中宗尚有景龍建元子美豈得追數其始亂之時而遽以七年以後定策之功許之乎神龍當為先天之悮無足疑者

書史記衛霍傳後

漢良將衛霍論者多左霍而右衛余熟觀太史公之傳所謂兩人黜次處則左衛也其於霍也多微辭矣傳敘衛戰功摹寫惟恐不盡至驃騎戰功三次皆於天子詔辭見之而太史公覈實一曰出隴西有功一曰捕首鹵

甚多一曰兵所斬捕功已多而已豈非以天子之詔特據幕府所上功次其辭多鋪張失實而天子方深信之則姑存此以為傳疑之案乎觀大將軍七出擊匈奴斬捕首鹵纔五萬餘級而驃騎三出詔書三敘已不啻十一萬餘首級其虛偽可見此良史言外襃貶法也又曰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絶也又云少而侍中貴不省士此數言者驃騎之將畧已

盡於此矣

書張耒邴吉論

張耒之責邴吉不薦馭吏為没人之善曰龔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為長者遂不敢以為已出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之能歸功於君其善微而不冒人之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為能豈獨憂職思邊而已哉吉朊先帝於死能絶口不道必不貪一馭吏之功此

不思之過也然未之責吉亦可謂之不思矣按史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寇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云云軍情至重至公車刺取大姦利事使聞於天子天子必震怒馭吏重得罪而公車令屬且以漏洩受法矣即吉亦豈得為無罪耶況此馭吏無他能因生長邊郡見持赤白囊馳来者知其為發奔命書隨探取之歸報而已非諳熟邊

事者比何足以汙宰相之口頰哉凡論古人物非深觀其終始本末不可輕為訾議況於其賢者如世所謂翻案者尤不可也近見有小儒責狄梁公不當事周論至深刻此人坐不讀梁公傳耳觀梁公之處羣小間忘身直道屢陷死地活人無數而不知悔雖無最後一事不害其為大賢也嗚呼豈易言哉

書王倫傳後

向讀樓公鑰節愍神道碑載其奉使屢請用兵不顧身

禍及逼之官而不屈從容南向稽首就死以為倫豪俠不羈之士而能以名節晚盖者胡淡菴許惇之疏特力攻和議不知其末後一著耳金史云倫被羈久困無聊乃倡為和議求歸至金遣還朱弁張邵洪皓强倫以平州路轉運已受命復辭曰此反覆之人也遂殺之贊曰王倫紈袴之子市井為徒此豈必有恥專使不辱者耶其言與碑辭正相反倫㧞和議於韓岳用兵之際使宋主忘不共之讐而甘心為之稱臣是誠不得為無罪樓

公自言謹撫行狀參以槐庭濟美集中興小歷遺史王銍父子御劍銘序揮麈録綱羅舊聞以就此碑要非飾辭以訣墓者三史作於元世其於抑揚南北之間多所失實如倫未嘗仕金傳本不當入金史又不當附之叛臣若世宗所言反覆之人又別有謂蓋是時撻懶宗磐宗雋三人合謀以河南陜西地與宋而倫依此三人以定和議者也及三人以謀反被誅倫奉使適至金主責問倫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因獨留倫不遣

此正所謂反覆者也使臣因緣遘會以就國大計此其常事史官據此以定襃貶何足以服倫之心耶傳云倫王旦弟王勉元孫按旦弟名旭非勉又衍一王字俱宜刊正

書呂氏春秋

作此者其墨之徒與者多引用墨者之言常以孔墨並舉其言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城陽君弟子徐弱止勝死城陽君之難曰無益也而絶墨者於世勝曰不死求

嚴師賢友良臣必不於墨者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也孟勝死弟子從之者百八十三人而終屬鉅子於田襄子墨以不亡觀此知墨氏師弟之間所以固守其家學頗有似於後世講學者之營立門戶而道德之為天下裂久矣墨氏之葬以薄為道余讀其節喪安死二篇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也若親覩驪山之事而言之者又蕩兵篇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因用兵喪國而偃其是猶因噎

而㢘食因溺而㢘舟慎勢篇觀於上世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至他所議論固多戰國餘習然為書既富先王之格言善制猶往往及焉而始皇行事無一不與之相反諸儒之相驅而就坑以盡也亦其宜矣

書春秋列國指掌圖

稅氏與權為春秋指掌圖得國一百有七余間憶記覽所及隨録之復得數國有疑似之當辨者如黃在汾州為晉所滅非江黃之黃之近楚者按國策犀首伐黃過

衛使人謂衛君曰黃城將下矣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犀首魏官則為晉所滅者此是也若史記所稱黃帝末孫陸終之子封於黃其後為楚滅者國在今羅山縣西十二里楚子革對靈王曰陳蔡不羹此四國者專足畏也杜註兩不羹鄢元謂汝水東南流西不羹城南是不羹有東西之稱矣鄢氏又任城縣有詩亭即春秋詩國按詩與邿同魯以襄十二年取邿即其地俗訛邿為詩耳隱二年經曰莒人入向杜預注向小國譙南龍亢縣

東南有向城又軹縣西地名向上者亦曰向傳所云蘇忿生之田及經曰盟向求成於鄭此向則邑名也自有封建以來其傳世久遠可攷者尚衆自昔楚始大而為其幷滅之國五十有三故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至秦為郡縣掃除盡矣然而江淮以南神明之裔淪在蠻夷種類散處者以百數迨後山東兵起而閩粵王無諸東海王搖等猶能起兵從諸侯共亡秦傳國建號久之乃絶古聖君賢相功德之食報豈不遠哉故曰積厚者流

光自然之勢也

書宋潛溪謝皋羽傳後

謝皋羽傳鄧牧任士林皆有述鄧錢塘人自言與翺最善翺服其為文病且篤懐以詩曰謝豹花開桑葉齊戴勝羽生藥草肥九鎖山人歸未歸然翺宋末義士而牧傳中無所述第曰繇役繁興不堪迫辱委務出遊過嚴陵故舊館焉其地與婺接故常往来兩州間所居塵薪炭率歲暮載至杭易米自給又自言為翺死友然翺之

沒遺命惟託方韶卿鳳吴子善思齊及方幼學方壽馮桂芳翁登凡弟而牧亦未嘗聞訃其葬也牧自誇於翺為文嘗自出於胸臆罕讀古人著述此豈其真不讀書者哉又牧云翺於軍伍中購得一子相與竭力生産任傳中不載采云無子翺之臨沒屬及其無子當信豈前已購得而後復失之耶任傳詞旨隠約以屈原比翺是為得之吴思齊墓誌亦可觀宋因任吴本特加潤色淋漓盡態讀之令人感歎不已盖遭勝國之後無所避諱

而能然也國家破亡神器淪沒有權位者不必徇而草野失志之子有孤憤鬱悒而不知其然者豈不由於其性哉然不幸無傳之者傳之而失其志以此湮沒於後世者多矣愚觀漢新莽之亂士至有偽失明見其子墮井妻與人私而不顧者其堅苦如是末世好名滋甚憑藉權勢踵接侯王之門入則短後曼纓出則幅巾草服搖筆著書忠義奮發流播遠近邁迹巢許幸而其書不傳也不然又孰知盜跖之與曾史哉

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於孔子何為而世家哉余觀其自序每一國則必挈其事之至重者而著其所以作述之意如於晉則曰嘉文公錫圭鬯作晉世家第九於越則曰嘉勾踐滅強吳以尊周室作越勾踐世家第十一於鄭曰嘉厲公納惠王於趙曰嘉鞅討周亂於韓曰嘉厥輔晉匡周於陳曰嘉威宣能撥濁世而尊周然後知其世家乎孔子者同之於列國之諸侯也其同之諸侯奈何曰以其同

尊周也遷序孔子曰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述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云云作孔子世家第十七其意以諸侯之得世其家者以其知有天子而能匡亂反正以天子之權歸之於周者莫如孔子之功最大故附孔子於世家者非尊孔子也推孔子之心以明其始終為周之意曰春秋非孔則周道幾乎熄矣以孔子為尊周而尊周者諸侯之事也故上不得比乎本紀而下亦不得夷為列傳也或謂稱世家為尊

孔而兩失者是未識遷之意者也

困學紀題辭

世有真道學然後有真節義道學晦而節義微節義不植則其於道學也亦偽而已矣黎眉先生歸田後著困學記自言余日間行事每至臨寢必端心危坐仰天而質之如是者十年纔覺違心之事日漸減少又曰學道須破名利關頭若乃周孔其口商賈其心弋名於道德之林漁利於仁義之域是則謂之傭販聖賢負罪名教

不小故自滄桑之餘絶跡遐荒至老不復見雖妻子不知其所向世皆疑其仙去而其家亦詭曰有之然孰知其為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之儒者歟余生也晚不及奉先生几杖其季子自天讀書安國禪院時相過從流涕而道其先人則詞音嗚咽至性迸發其交於其也禮恭而意彌篤然後知先生之學非徒以得正而斃耳而其修之身以為子弟法者又如此其至也余嘗讀兩晉南北朝史嘆其君臣之際侮慢猜忌無恩義可紀至士大

夫家居孝友奇節豐書纍見驚心動魄如宏農楊氏一家實西漢萬石所未及以此其時無故國而有世家輒思倣古别録南北朝孝友一編貯於家塾乃先生所為三十二卷者已犂然明備余又知先生之學其植基深厚尤在於此而自天之能善繼其先志者亦能知其本之所在從身焉無失故也孝弟不立本實先撥而競為道學節義云者皆妄也人有言令有能世其家如史氏所紀者余謂必自郭氏始矣

題傳經堂集後

往余晤亮菴於武林胡氏之米山堂向疑其宿學輩行去余遠甚問之纔長余數歲未及訂交而別常耿耿胸次也比於都中見其仲君明經次厚知亮菴里居閉關幾三十年無復當世意今年初夏次厚遊太學亮菴偕之来訪其故人既至假館僧廬倦卧不出於是公卿輿馬填塞街巷坐門問安喧閧都下以至四方宦學名流屌屐子弟懷刺到門皆願得識面為快亮菴愈不自得

急促裝南返余與之語頃即執手言别則其耿耿比前愈甚可知也臨行出示余傳經堂集連綴海内古文辭數百篇所以稱美卓氏之家學甚備余亦久謀歸擬築室於湖上陳經而讀之是時去亮菴居當不逺數舍艤舟水次造所謂傳經堂者瞻謁三先生祠啟其遺書從亮菴決疑發滯其必有益於余䦨

題程子卷後

客歲淮南逆旅中偶讀韓嬰詩傳至孔子遇道哭者甚

哀而自言其始所以宦學而失養之故以至悔而立槁也而是時孔子弟子之請歸養者十有三人余既以前年拜違其親奔走於江之南北是日有感遂決南歸之志既抵吴門程君牖來手一卷形縱縱而過余余既喜交程君視其所攜皆曩所求於海内之賢者所為其母徐孺人傳志者也而程君之所自傷其貧賤不得養者則并見之於言焉時余歸志甚鋭君則為余買舟葑門之外共邀至家拜其尊君於堂與其仲父杓石咸儒雅

蘊籍衣冠狀貌質樸類古人風留數日始去去而復羣留之視其家之僮僕雞犬皆依依有向客狀若不忍其遽别者其好容出於天性可敬也令天下文士大率皆以家自累耳雖其間意氣自喜欲以廣致天下豪傑而奪於室中之反唇交謫者有之則其行之不成又非必盡出於懈弛而後然令程君家産纔不及中人自其母在時固已父子力學聲藉甚諸公間及其殁也庭除楚楚果蔬之行列巾履之位置無不整潔可喜男誦女織

之聲燈火交出林落客之登其堂者鮮不為流連忘反樂其父子之賢而相忘於貧賤之累而又思其所以致此者則益悽然相對不樂蓋程君之言曰吾父子何自而能然吾家之所以得與君燕飲於此者皆母之遺也雖其父之言亦如此若孺人者可不謂之賢矣哉欲知孺人之行於其夫與子可以得之余既有感於中又不忍婾請因書所見者歸之

歸太僕未刻藁題辭

太僕未刻藁其曾孫莊元恭所輯外吏牘申詳文移諸雜文字當另存其家不足録除此共得八十三篇太僕集一刻於崑山門人一刻於常熟蔣氏然余從元恭借觀其未刻諸篇多隨俗應酬造次之作故可存者尤少余輒為點定芟其蕪蔓殆十之七焉當明之有天下二百七十餘年作者林立惟太僕之文為能獨溯太史公以來得其風神而合之唐宋諸家體格粹然一出於正可謂豪傑之士矣惜其晚始

得第為當時盛名者所摧壓而其所為碑銘序讚之類多不出鹿城數百里之間外家戚黨田夫餉婦弁見疊出以與夫名臣碩儒爭名於翰墨之下抑末矣此歸安茅氏所謂入富人之家而所見唯陶埴菽粟者豈其才之不逮乎余之及此蓋以歎夫士之好古而不遇者也

求志軒集題辭

韓退之為毛穎傳時人傳笑以為怪獨柳子厚深善之以為弛焉而不為虐息焉游焉而不為縱然此猶淺之

乎知韓也凡古人文字不輕下筆雖一時游戲滑稽之文其中必有含諷譏切關於比興惟其稱物小而寓意大屬辭近而取旨逺故足傳也讀錢子文若諸詞賦可得其槩矣文若為吾里耆宿隱居山中著書滿屋然不自表襮吾頭白歸里始一識其面邑子浮薄黨相揶揄或未聆其姓氏無足怪矣其詩於洸洋恣肆中不没其家數皆所謂不輕下筆者也

題蔣君長短句

記壬戌燈夕與陽羨陳其年梁溪嚴蓀友顧華峯嘉禾朱錫鬯松陵吳漢槎數君同飲花間草堂中席主人指紗燈圖繪古跡請各賦臨江仙一闋余與漢槎賦裁半主人摘某字於聲未諧某句調未合余謂漢槎曰此事終非吾勝場盍姑聽客之所為乎漢槎亦笑起而閣筆然數君之於詞亦有不同梁溪圓美清淡以北宋為宗陳則濫觴于稼軒朱則煎洗于白石譬之韶夏異奏同歸悅耳一時詞學之盛度越前古矣七八年來數君者

存殁殊路南北方散處久矣夫余之不託於音也頃得蔣君度臣此卷按拍而歌之酒酣以往慷當以慨蓋蔣君才豪而氣雄抒寫胸臆時時快所欲吐至其含宮咀商所冷然會心以自適於數君之外者亦復與作者之意何異宜余之既老且衰而復為之閣筆於此也家李孝俞為余言度臣多讀書詩歌古文辭累數百篇每落紙雲涌川恣詭變百出行為余盡發其藏則余之驚怖思閣筆於蔣君者何時已耶

碧山堂元夕鬬酒詩跋後

丁夘元夕令總憲徐公碧山堂之讌出所儲酒三十種飲客命客為鬬酒詩明日相繼以詩来者若干人而前總憲公先得絶句三十首手書小幀示𦂳𦂳謹受而讀之其體物精切寄託深遠至於聲調之諧美按之皆可歌也是夕𦂳預末坐所嘗酒雖殊方異製大抵南北香味自相類嘗考漢書以上尊酒賜侍臣注糯米為上尊稷為中尊粟為下尊糯者今酒之南也而稷與粟者今

酒之北也師古非之謂酒當以醇醨分上中下名非以
米也且稷粟同物不可為二然酒性得糯乃益醇月令
仲冬命大酋秫稻必齊而不及黍稷則古人之重稻可
知注所謂粟當是粱之誤耳時座中皆南人多右南而
左北公自序曰昔人稱北酒南茶北亦未可少也此言
雖為酒調人然以三十種者較之實未易定其優劣矣
自古譜酒者王無功焦革而下數十家至宋張能臣之
記酒名元宋伯仁之為酒小史徵類以百數然鮮能徧

致之以娛客者是席所列自內造法醞及坊務麯材遠而閩海粵嶠暹羅琉球荷蘭花實之釀蠟封藤縛梯航而至者皆得品量於一堂之上亦云盛矣使咏歌之弗稱則孰知夫今日者天下一家而輦下士大夫得乘其位暇流連觴咏以相賞於花晨月夕之為可也其屬病未能追和故合公詩為一卷以序而歸之

題馮節母卷

秦始皇上會稽山刻石其文有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

倍死不貞防隅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者婦道也然改嫁之法禮制許之而秦獨名之為倍死丁寧其意於刻石之文者豈周末教衰其風尤熾而越俗猶未免歟然彼以帝王之尊而母子之間多所不幸夫亦有所感激云爾也若今山陰平母馮太孺人隨夫沿牒攜親歸里嫠面毁服辛苦以待其子之成立如是者豈不曠世而一見者哉子遠幸得為

節婦子不以烏頭綽楔為母光寵而徧求賢人君子之文詞記述以當懷清之臺使採風者録之越絶一隅媲美江漢矣其母子之間皆可敬也

題南齊華孝子小像後

孝子諱寶父豪晉義熙末戍長安時孝子年八歲臨别謂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既長安陷孝子七十不婚冠有問者輒號慟彌日按史劉裕以義熙十三年秋八月至潼關命王鎮惡大破姚丕軍遂入長安其年十二月

裕將東還三秦父老留之不得以弱子義真都督雍涼秦州軍事留鎮之豪戍長安當以此時旣而沈田子以掩殺王鎮惡伏誅長史王修被讒死羣情解體夏王勃勃遂進據咸陽走義真積人頭為京觀號髑髏臺此十四年十一月事也豪豈以此時陷沒而不得還也從此中原分裂生靈塗炭於戰爭又百餘年然後合而為一其遺禍烈矣劉裕之罪可勝誅乎而孝子之所痛者特其父也夫自古篡竊之臣若王莽懿操父子俱未嘗親

殺其故主也至陵零賊殺自後禪授之際習以為常裕之子孫亦嘗身羅其毒而君臣之道苦矣獨孝子終身思父不婚冠此其所關於人倫甚大蓋與晉徵士同人類之所以不滅頽失之上而得之於下豈不尤可貴重歟南齊時同郡有薛天生劉懷肩凡弟皆以孝行旌然余獨以孝子之所遇有足感者故疏其事於像左且繫之以詩

平朔門前萬馬迴長安歡聲動疾雷羌酋反接渡江来

南朝太尉作事乖心圖九錫苦欲回十三兒子何為哉
兩雄攫拏闗不開忠臣斷頭起禍胚赫連潰師山崩摧
參軍馬背馱嬰孩草間求活真駑才人頭作山髙崔嵬
三軍同時横暴腮傷心極望髑髏臺髑髏臺上悠悠魂
七十無家難具論一朝旌旂忽南卷百年星日當晝昏
小人憶父心煩寃父老哭君聲暗吞白頭舉事何紛紜
沖年陵畔啼夜鵩君親大義死不泯赫哉孝子誰等倫
東籬之外五柳門宗齋轉眼俱埃塵忠孝歷刼無沈淪

君不見此圖懍悦正氣存

題汪烈女傳後

女子已字未行奔夫之喪而誓以死守或身殉之者歸氏震川嘗駁其非正以為廉恥之道存焉耳其立論最精然女之未嫁猶男子之未仕也古若薛方逢萌之于新莽龔貽任永馮信之于公孫述謝翱方鳳諸人之于宋元之際皆未嘗委贄為吏卒之死不屈後人皆傳之獨行未聞以為非也而公卿大僚俛首乞憐于異姓之

廷者百世而下猶將指其名而唾之其為人賢不肖何如也孔子思狂者過之彼雖蹈義之過苟可以風世而善俗斯取之已矣春秋于宋共姬備書其卒葬示予也君子曰伯姬女而不婦女而不婦過也猶為春秋所予然則未同牢而殉之死是婦而不女也婦而不女與女而不婦皆過也有不皆見予于孔子者乎婺源汪生敔姪女宫蘭許字同邑江其閶江訃求不得臨不得伺其母歸寧倉皇自沈于河生以其事徧白于在京士大夫

論者猶斷斷未定也余特折衷歸氏之言正也余之言權于義而亦歸于正也嗚呼死生亦大矣而澳顏忍恥以游于世者何多乎然則吾之說其終不可廢乎其亦有不得已者乎

說

程處士篆刻說

新安程先生穆倩善識古文奇字其所篆刻人爭購之或守之歷年不可得及其得意為之贈人無德色非之

者曰凡物之可貴者以適時而已今為篆刻舍秦漢而必曰三代鐘鼎之文此固為好奇而已於用奚當余謂此言過也夫自有書契以来文字代變于是有倉頡之書有史籀之書有斯高程邈之書變而至于今之行草書極矣如欲趨時者則今之真行草書為已足斯高之書且在所不取而况乎商周鐘鼎蟲魚詰屈之文宜其無所用於世也然余攷之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後秦李斯作倉頡篇趙高爰歷篇胡毋敬博學篇

皆取之籀篆文省改之以為符印旛信題署之用則秦漢所用篆書頗與周不異而史籀之書或與古同與古異其體製亦不一也是則鐘鼎之書秦漢之時兼用之施于符印明矣大畧令人耳目當畧使近古昔有人欲盡削褚大所補史記者王元美曰漢人言所存于今幾何而忍去之乎余嘗嘆息此言故嘗為之說曰古文之用協韻詩歌行之入樂府五言近體之入選體言草書之兼章草真書之間出八分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然今

世破觚為圜日乆而忽覩此書於俗學流便之中無怪乎惑之者衆也先生為詩光怪溢出似與書爭奇其為人朴貌厚衷年既老矣鬚眉皓素醉後淵翻縱論西京天寶間遺事多人所不聞余謂天留此人於今日使後生末學猶得習其丰采而想見前世先生長者之遺其可重不獨在書也

菊隱説

草木之族唯菊種至多治之者有護芽分種接幹去蟗

防風避雨之法積勞終歲而取玩於一時故藝之比他種猶難按本草菊黄者味甘世稱陶公好菊亦其味甘叢生於籬落間者耳然余聞之種菊者曰凡蒔菊不獨其花時可喜雖其萌芽藏荄凝露受霜隨時按候而驗其消息亦莫不有天地自然之生趣由其嗜好專一則雖用力之煩且久而亦不知其疲也有隱君子陸君巽王少事舉子業中遭感憤廢輟窮研于六經無虚日夜各成疏義十餘卷其自號菊隱余視其庭中無一菊者

竊疑其所稱非實抑思菊之為性掩葩于豔陽之日挺節于嚴霜之候是屈子之所欲餐而陶公之所嘗采者也今以君之慕乎古也耽其精英擷其茂實至于窮歷年歲屢視軒冕𩇕然若不知天地之為大而萬物之為衆以視乎種菊者之專一其所好而不移也則君之所自寓舍是其奚取焉

錢黄兩家合葬説

無錫黄君子其聘錢氏女未婚男女皆没兩家父母謀

而合葬焉邑人士與四方之客遊于兩家者為詩以詠歌其事而請余為之說余按禮男子年十九死猶謂之上殤不得立後而祀之終其父母之世女子既嫁未三月廟見而卒則歸葬于其父母之黨祔亦如之未婚而没禮文不載蓋不必載也周禮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遷葬以死而求婦嫁殤以死而求夫皆非禮之正是以禁之以其未成乎夫婦之道也唯魏武帝愛子倉舒明帝愛女淑卒皆取他姓子女死者為之合葬史譏其

違情背典至唐家人禮始有冥婚之制此君子所不道也今既合葬必當祔廟夫婦祔廟必當立後使果為此此與曹氏之蔑棄典禮何異兩家父兄皆守道君子宜安所出或謂禮緣人情情生于人之所不自已令兩家各哀其所生至不惜越禮而為之其友又思助其哀而作為歌詩以相憫勉見睦婣之意皆本于其所不自已者也傳曰禮失求之野噫其野也其諸亡乎禮者之禮與

友說贈許子甫草

古者士有諍友荀卿曰庸衆駑散則刼之以師友友者所以濟師之道之所不及也中庸論達道五顧言朋友不及師弟盖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人生之於四者固有難言者矣夫師者其為分甚尊而其為勢則甚疏言人之所難言者甚尊之與甚疏皆有所不可者也然則孰為其綢繆之使無失彌縫之使無間耶此朋友之事也古之取友有以勢利相膠漆者有取其緩急相賙恤者

有誓生死患難不相背負者勢利之交無論已緩急相賙恤生死患難不背負此謂意氣之感激則有之差異于世之面嫗煦而背譎訑者耳以語于道義之交未也古道義之交以贈言不以財賄以性命不以然諾以過相規箴不以名相標榜衆之所賤吾貴焉不以形迹嫌也衆之所棄吾取焉不以獨行疑也要之期攀依以同至于道斯已矣夫攀依以同至于道者非吾友其誰望耶昔者仲尼没而七十子之徒自以其聞于師者相友

教曾子數子夏三失卜子投杖謝過子貢乘軒而過原憲聞貧病之譏則逡巡失色以退若論語戴記家語中所雜載弟子辨難語大抵皆足以發明聖人微言大義至今學者人知尊君親上以不至蔑禮犯分毀詩書滅仁義彝倫不至盡斁清議不至盡泯者此雖聖人之教以然亦其徒相與提攜之力也由是觀之則師之道得友而益彰信矣今世小生俗學甫離襁姆違其父兄之教則以奔逐聲勢為交遊以背公向私為任使以一唱

百和無所可否為同志合道指道學為迂濶薄廉潔為無用士苟習是數者世俗皆謂之曰能而自君子觀之乃所謂市道交也市交之日聞古道之不作則業孰與進德孰與講業無與進則邪者比德無與講則過益積鹵莽於君父之間恣睢於禮法之外然且率天下而争騖於是則人類幾何其不盡滅矣僕藏此意久顧無足發者計子甫草善為文與僕交最厚其遠出乎流俗而不底乎道義不止也今天下無不籍籍計子名乃不以

僕之拙訥顛蹶為可鄙而特以為今之人無志於古人者能志於古人者必其能為古人之文者也故每一文成則必俯以示僕僕時有所指擿疵纇輒喜發於頰即力稱善無所短長則必愠曰是得毋徇我乎夫文章小技易為也計子之於文可謂成矣然猶不敢自是惟不得聞其失是懼况事固有大於此者其肯以苟且從事乎吾知計子之取於友者為異乎今之所取於友者矣雖然計子則何有於是焉夫惟君之自視也重故其望

於友也益切其望於友也切則其施於人也有勿然者乎若僕固所謂庸衆駑散而文與行之無足採者也辱君之交冀以有成君盍以其自為之餘為僕謀所以勉進於道者作友說以贈

書

與子姪論讀書

讀書不須務多但嚴立課程勿使作輟則日累月積所蓄自富且可不致遺忘歐陽公言孝經論語孟子易尚

書詩禮周禮春秋左傳准以中人之資日讀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稍鈍者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令計九年可畢則日讀百五十字也東方朔上書自稱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陳之具鉦鼔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此時朔年正二十二自十六學詩書至十八而畢又自十九學兵法至二十一而畢皆作三年課程三年誦二十二萬言每

年正得七萬三千三百餘言以一年三百六十日成數筭之則一日所誦纔得二百零三言耳盖中人稍下之課也夏侯氏東方先生像讃經目而誦於口過耳而諳於心其敏給如此令其所自誇大不過中人稍下之課可見古人讀書不苟非獨恐其務多易忘大抵古人讀一書必思得此一書之用至於終身守之不失如此雖欲多不得也

讃

石齋黄公墨寫魁星贊

英年十五酷愛文公既得黄子公官稿想見其人公没而升靈為星辰為世樞杓以建冬春為文璣衡輕重唯均洒墨染紙自圖其真平原之書忠義輪囷瞻仰生敬于斯亦云誰其將者水部左君厥兆文明奕世其珍

漢壽亭侯關公遺像贊并序

公之忠義著於當時而神靈顯於後世其祠在當陽者始於陳光大中唐貞元十八年刑南重修玉泉寺遺廟

董侹記之相傳為其寺伽藍則因緣智者大師傳而元虞集廣鑄禪師塔銘所為述其事者也其在觧州者為宋大中祥符時建然此二廟特其生沒之地猶未及他處也自宋南渡及元而賜號稱王廟祀益盛明嘉靖間賊徐海就擒著有靈異督師明立廟常州唐順之記謂侯廟盛于北而江南諸郡立廟自此始然則當嘉靖前大江以南尚未有祀公者矣今聞東南日本琉球諸國西北口外無不轉相崇奉極土木之麗而其像設之雕

塑圖繪如世俗所傳脩髯而美視者瀰滿兩戒如出一手含識之倫上自王公大人至閭巷士女強獷之將哮狠之賊無不絀其尊嚴戢其兇暴而瞻禮之恐後是其震悚乎人心者豈其靈爽有以獨異乎人哉亦其生時忠義討曹則功不終吞吳則志未遂憤懣偪塞之氣旁觸横觝發洩無所故久而後大溢于時而人不知其所以然也然予謂自古之善狀公者終莫如諸葛武侯侯之言曰未如髯之超軼絶羣葢井其形神肖之矣此畫

不知于當時何如歷考記傳所載于公之威神度十已得八九因為贊曰

操鬼也其臣魅魑孫為叢社纚維之赫赫劉宗張炎威公蕲猶狂軒委蛇人不鬼防殄其師曹孫澌滅無留遺公之精靈星日垂凡百魁鬼公所治有臣不忠子孝虧瞻此俯伏其赧而

方先生像贊

古設賢良孝秀之科行修於身旌帛是加不聞有士厄

窮而嗟其後不然變為浮誇錙銖程能誰辨鏌鎁所以

先生終老於家有美先生秩秩其德忠諫遺裔慈湖正

脉服勞侍養帶不弛夕日短之懼誼同令伯峩冠裒衣

經人兩師設席延明作我門楣念我先子實唯都講沐

道薫德淵流絶港曽不去口而師云云一經家傳弗悖

所聞孰紹箕裘徵吾斯文埀之琬琰公有令孫

賦

帝城積雪賦

凜凜嚴冬星迴次窮泉凝碧澗沍結丹楓乗坎布德潤
物施功亦集維霰有来自空時則陽烏斂彩曜娥隠暉
屯陰疊嶺連氛重闉始悠悠而颼颼旋屑屑而霏霏資
清於太虛之表儲潔於重陰之涯聽之無聲望之有儀
覽之無迹挹之有輝包括宇宙布濩王畿爾其為態也
屢遷其為質也多妍若夫纎條絶響萬籟澄寂徹宇無
塵連天一色瀌瀌徐逝緜緜交積若將散而復整乍欲
分而還結方舞蝶兮更輕擬飛絮兮尤密南陽之鉛澤

辭鮮西崑之玉枝憗潔至夫朔風鼓厲轉騰增勢合沓彯撇雜糅膠戾狀似三軍之行士馬俶擾而騰裝又似縉繳之纆羽毛颸紛而蔽地動銀鋪與玉璫拂文梲及彤砌啟建陽而猶寒墐北户而增悽爾乃冪通谷捎林莽棲鳥靜號獸聚九市迷塲三條惑路塡坎坷於危途息塵埃於倉步綺寮都護之堂青槐丞相之府吹簫帝子之樓挾彈王孫之塢莫不緣櫓入隙掩映階廡炙笙簧兮會嘉賓羽觴陳兮日欲暮西山峨峨列樹騈羅呈

縞兮巘結素同柯巖封而翠屏時掩瀑凍而匹練長拖
恍惚兮失脩眉之遠黛艷朗兮生極目之微波俯瞰上
林遥亘長樂萬户千門飄飄爭薄雲雀蹀甍而却依蟠
螭承楣而瑟縮金仙炫晃於層楹玉女掩嫮於重梢簌
簌寒威河冰去來盧龍舊壘駿馬荒臺望紫塞兮何處
鬱黄金兮未開蕭條兮處士之扉彳亍兮先生之屨漏
正長兮天漫漫途已窮兮徒延佇於是
天子御重茵之座襲翠鳳之裘詔公卿及庶尹諮萬方

於九州延隱逸燭巖幽皇仁浹沛澤流從獵者挾纊負薪者忘憂炊家家而相接蕕年年而有秋姑射之仙人自下洛邑之河伯同遊命太史而紀瑞屬從臣而賦詩瑞自同雲之慶詩仍白雪之辭辭曰筵桂椒兮白玉盤歌愔愔兮清夜闌恭承嘉祉兮不敢忘念吾人兮衣裳單歌既闋羣臣出開端門事朝日

玉河春柳賦

望京邑之翼翼縱緩步於郊坰和風宛其入懷林鳥嚶

其相鳴爾迺春日遲遲春路逶迤流泉曲折列樹參差
則有上苑移根灞橋遷植行行臨水枝枝踠地蔽北陸
而成闕種西門而映肆騰氛霧而霏微羃平皋而薆薱
千株萬株婀娜紛敷或交綺陌或傍金渠故夫玉河之
為水也宛宛澶澶来自西山瀦而為湖滙而為淵踰乎
高梁之曲入乎芙蓉之園森漫蓬池經乎上蘭彌望直
視鬱乎芊芊何地無柳何柳不妍鏡清流而黛濃如洸
倚列雉而腰細堪憐於時條風始扇日和景良草抽書

帶鳥弄笙簧栥𥡴作吐弱蔓初揚招要舞態演漾波光毬纖軀而不定曳翠帶之何長若矜妝以競冶間桃李之紛芳馳青烟於平樂遮餘暖於昭陽曹子建曾攀折而不忍桓元子雖對之而奚傷若其連逵積素荏苒百五裁閣輕陰微停細雨林立兮姑射之仙人纚𫄨兮甘泉之玉樹緬芳姿兮濯濯宛深情兮縷縷黄鸝啼兮濕不飛羌管吹兮悲自語於是金張戚里趙李豪家佩舒連㢡綬帶桃花俱將皓腕並按紅芽飛蓋於青門之側

張帷於緑水之涯枝低繫馬岸曲停車絮墮結而猶起

影移尊而尚遮亦有西京大夫南國上士仙鷁同遊斑

騅並轡問先生而得廬訪隱淪而過市玩絲陰之不巳

俯帶影於遥潯花輕似笑葉動如吟共憐碧玉井字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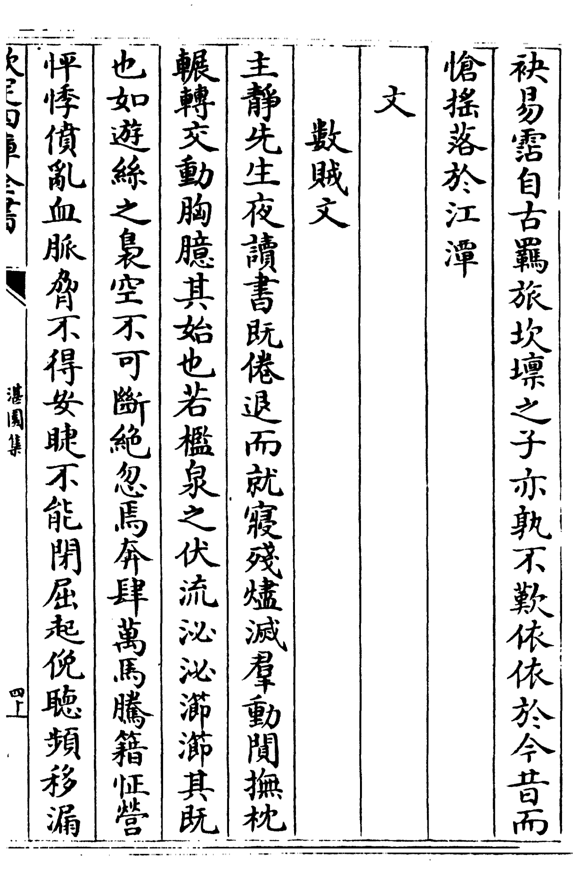
琴展慇懃於遐矚恐幽思之難任至若王命夙臨指車

萬里貧士失職孤蓬自起祖帳東門唯吾與子眺碣石

之遺宫歌蕭蕭於易水凄其夕照怊悵東風折一枝兮

岐路結相思兮萬重況乎巖棲澗築河陽杜曲當衢瑣

第連房珠箔莫不愛此妍華樹之芳陸拂塵於宛轉之橋送客於逍遙之谷羲馭曈曨春明漢宮斜鋪網綴半入簾櫳羅衫染薄玉簟飄重襯衣塵軟藉草泥融分標射葉别隊追風靈和則想風流於張緒長楊則研子墨於揚雄時則有萍蹤遠客来遊上國風翮經摧霜蹄屢蹴刺滅於懷經荒於腹撫劍無侶駕言出郭對開元之一株撫上林之三眠攀條執枝久而油然張平子以四愁成賦梁伯鸞則五噫名篇蓋有懷者物易感失志者


袂易雩自古羈旅坎壈之子亦孰不歎依依於今昔而愴搖落於江潭

文

數賊文

主靜先生夜讀書既倦退而就寢殘燼滅羣動閴撫枕輾轉交動胸臆其始也若檻泉之伏流泌泌澌澌其既也如遊絲之裊空不可斷絕忽焉奔肆萬馬騰籍怔營怦悖憒亂血脈脅不得安睫不能閉屈起俛聽頻移漏

刻然後瞿然驚覺收照屏息徐而跡之乃得一賊是賊也非處窔奥不穴墉垣其来無影其去無端善司者莫窺其踪跡善推者莫測其機關潛入牢藏靈府是蟠錐鑿百竅鑽剔五官糺結縈絡洞歴肺肝玄扄暗啟業火自然抉清淨之秘閫闢恬淡之德園竊嘉名於五徳紛晝夜以往還先生既得而數之曰賊来前賊来前自爾之掩處於吾身者幾何年矣而吾不知詭譎舛亂唯汝之為我今告汝以汝險巇汝其諦聽去而他之吾年八

九蓄殖未固藩籬道德苑囿典故一往志盛弦橋的赴會不汝防倏来穿㚖自是之後汝跡益稠吾坐讀書七畧九流左次右摘瞬不停留汝竊吾視去而神遊終卷茫然昧厥端由勝賔雜座縱論幽討妙言觧紛清談絶倒汝竊吾聽經營象表口酬容難目送飛鳥劉歆為辭正正奇奇經緯駠𡨴與神相追汝竊吾意不見端倪易之氛濁嗟寒戚飢有時習静垂簾半趺南國隱几嗒然喪吾汝即跧伏匿跡陜輸藏舟於壑負之而趨羈旅遠

客取歡酒杯故人作爾笑口一開汝来施施挈朋與儕萬緒千端併集於懐燈青黯黯予孤易感汝不知其慘風雨沸號其境蕭條汝反呼其曹蟻穿壤潰蟲蠹木壊微纖不絶害豈在大吾何牽連少習於汝汝豈無家乃不舍予凡吾今之智識刋落記七遺八非汝之為祟而孰使予學殖之寡薄吾髮之鬒者變而為星目之瞭者變而為瞢非汝之予攖而孰使予終日之營營于是孰之以訴於天鈞曰庶其懲而遠徙天鈞韅然而笑曰子

知彼之所起不知彼之所止起其所以止止其所由起
一起一止莫非子之以子不見夫水乎水聚成漚漚復
為水子胡不澄其源而澈其委子潔而宮虛而庭以葆
子之真彼將不生子充而内無烓於其外彼將為子之
守以益子之所貴曾不是慮唯彼之去彼来何從去歸
何所盍子之示以無有而彼今將安處先生於是蹶爾
神動逡巡却立歸而毀樊撤籬解緘發鐍坐三日不言
杳然若喪其身焉起而視賊失之忽不知其所出

銘

冬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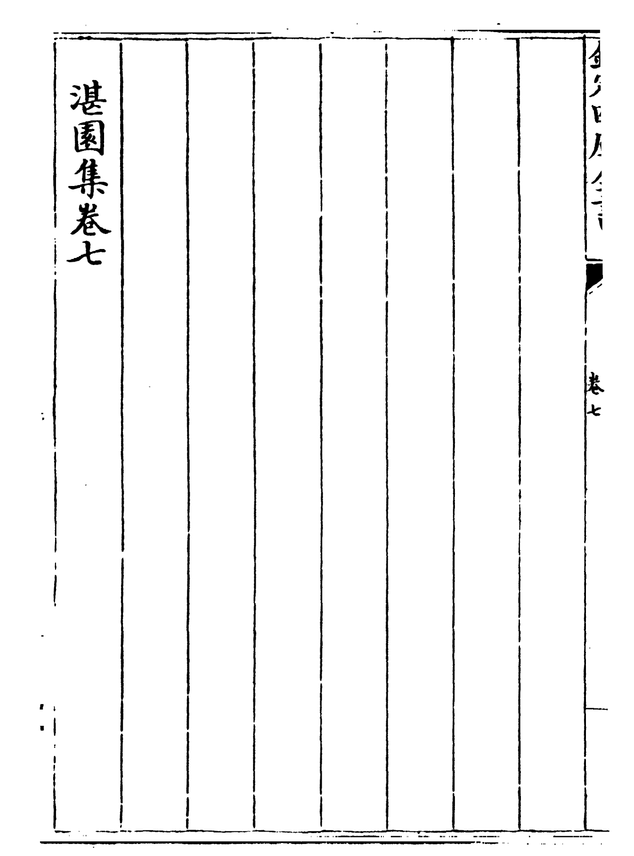
暖床密室低枕厚衾側身屈足閉目閉心渾渾沌沌如龍蟄陰氤氳一氣升降浮沈其覺徐徐其息深深悠哉睡鄉斯樂難任

硯銘

予拙汝鈍宜汝之近

又

紫閒焦白遍地水藻烟霏霧蒸下巖之實其縱八寸廣半厚二直方以大習無不利汝質至堅吾筆至銳力能汝穿豈不吾畏



湛園集卷七